

在山水间找回年轻

□仇进才

远方，被遗留在了岁月。

“我在青春的边缘挣扎，我在自由的镜头凝望，我在荒芜的草原上流浪，寻找着，寻找着理想”，听者听着，一直在身体上游走的疼痛感似乎都安静了，而一份热烈的冲动则在心头涌泉般冒了出来。想到过几天要回老家出旅，我下定决心，顺带着去山水之间痛快走一遭。

老家距离城市很远，转两次车，坐小巴车才能到，却因此保留下古朴的水秀与山清。我去的时候，刚下过雨，云雾成烟，与炊烟连在一起，仿佛是老根上舒张开的树冠，托起洁白的乡愁在远山之巅盘桓不息，又时而化作绸缎般款款飘动，为厚重的山脉添上一抹轻盈的

美感。只一眼，就让我的脚步也变得同样轻盈了起来。

村子里，阳光缓缓地推移，一日日、一年年，影子从一户人家的檐下挪到另一户人家的门口，在斑驳的墙壁与滑腻的青苔上，总能轻易找到时间堆叠的证据。那条老路仍然健在。几十年前，因为家境贫寒，我每天都要赶早挑着大粪，走上几十里的路去卖。如今对子孙讲起这些事，他们都满脸不可置信。时间会让一些玩笑变成真实，也会让一些真实渐渐变成玩笑。

一路上，风悠悠地吹、水轻轻地流，不时有鸟鸣咕咕地响起，像是一尾鱼从寂静中跃出，又落在耳蜗里滑溜溜地打转。辨认老树，寻觅山石，在

脚步里捡拾年少的回忆……不知不觉间，我已走出了很远。老家的山上并没有禅房花木深，却有曲径通幽处。随着山坡渐渐直起腰来，台阶越来越陡，呼吸也随着地上的光斑一起明晃晃地灼灼起来。幸好。不用担心迎面扑来一团尾气或废气，在这充满了负氧离子的山林里，即使是湿润腐朽的气息，都深深地浸润着草木的清香。让肺扩张得更剧烈些吧！趁此机会，将被山林蕴养了千百载的灵气吐纳得再多、再深一些，卷走肺腑间沉淀下的尘埃，让每一个细胞都焕然一新。

走在石阶上，我时常想象自己是一只蜗牛，爬几步便要歇息一下，毕竟身上背着几十

载风霜结成的壳。但这样更有意思，年轻时，健步如飞地登顶，注定错失了许多藏在细节里的风景，以及需要细心倾听的自然的吟唱。如今，尽可查漏补缺。累了，坐在山间的亭子里小憩。松林间风声飒飒作响，如果是古人在此，或许会逸兴遄飞、觥筹交错、笔墨纵横吧。我遐想着自己与松柏对饮，用一杯水代替一杯酒款待一路的疲惫，附庸古人的风雅为这次行走加持美学的内涵。隐约间，我看见大山的性灵席地而坐，露出温厚的笑容。

继续走，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。渐渐地，一股股热浪从脚底处攀爬过岁月，沿着血管长驱直上，迅速充溢四肢百骸，将肌肉的欢呼雀跃用汗的形式映照在后背上。虽然累，却觉得苦不堪言，反倒是心潮澎湃、热血沸腾，那份失落已久的青春活力在身体里重新张扬，就像太阳从山雾里突然升了起来，一时间，光芒万丈。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热忱，为心头镀上了一层灿烂的金色。

我突然理解，缘何很多老友都喜欢爬山。固然，我们早已不再年轻，但在山水面前，短短百年寿命的人，始终算是年轻。也因此，在山水间，万里悲秋的灵魂和百年多病的身体，都能找回失落已久的年轻。

“你问我梦在哪里？我还年轻，我还年轻。”那天晚上，我难得好梦一场，直到天明。

在母亲的肩头荡秋千

□刘能燕

前段时间，父母回老家的老屋整理东西，翻出许多旧物，拍照发到家里的微信群，问我是否还记得这些东西。这些物件年代不算太久，我不负所望，都能回答得上来。但是，父母还是如数家珍地讲述着那些东西和我们的过往，就像在洗去附着其上的一层厚厚的尘土，经一晾晒后再次收藏。

在父母的众多介绍里，他们却忽略了一件物品，那就是箩筐，他们只记得箩筐里装过的红薯、花生、萝卜等，却不知道曾经也经常装着我。

奶奶有五个儿子，自然而然有好几个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孙儿孙女。母亲担心奶奶照顾不过来，舍不得把我丢给奶奶，于是农忙的时候，她总是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。那时候，箩筐就成了我的专属座驾，所以，拼凑出来的几小时回忆，是在母亲的肩头度过的。

我记得母亲每次都会在我的专属座驾里，铺上坐垫，准备好一个水杯和草帽。她一边挑着我，一边给我讲故事。坐在箩筐中的我，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最好看的。母亲个头不高，有些黑瘦，但人显得特别精神，那时候她还扎着两根麻花辫。她挑着箩筐时，总是一只手搭在扁担上，一只手紧紧地捏住箩筐上的绳子，防止箩筐发生较大振动时，我的头会撞在箩筐上。我看着母亲的侧脸，她两边的辫子随着步调，在她的确良花衬衫的肩头来回飘荡，就像是被花吸引的蝴蝶。那时候的母亲是那么明艳美丽。后来听父亲说，他当时就是被扎着两根麻花辫的母亲所吸引。可现在母亲的头发早已花白，剪成了短发，虽然她时常染成黑色，可白头发总是跳出来与她争执岁月的无情。

母亲就那样挑着我，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。所以小时候，我是见惯了田间地头的野趣的，比如在油菜花地里追蝴蝶，在种红薯的地里翻蚯蚓，在稻田里捉泥鳅，在小河里网河虾，对我来说，都是屡见不鲜。大自然成为我天然的游乐场，相比现在我四岁的女儿，我的童年好像更宽广、更有生气。

坐在箩筐里的我，毕竟年岁较小，有些记忆是模糊的，但有一件事我却记得很清楚。有一次母亲挑着我去距离较远的地里挖红薯，那天她发挥失常，没有准确估量红薯的数量，结果造成我和红薯“势不两立”的情况，如果要放下那么多的红薯，我就不能坐在箩筐里，可路途较远，又不能让我一路走回去，这让母亲一下子犯了难。

不过聪明的母亲很快就想到了应对之策。她把一个箩筐里的红薯堆成了一座小山，另一个箩筐里的红薯整成平地，我就坐在这个箩筐里红薯的上面，母亲叮嘱我要牢牢抓住箩筐边，要不然容易掉下去。我倒是一直没有掉下去，对面的红薯却经常滚下来，似乎泄着对母亲的不满。母亲倒也不恼，红薯滚下来，她就趁机停下来休息一下。可我那时候哪里懂得母亲的辛苦，只知道一直催促她赶快回家，喊着说：“饿了，饿了。”

晚上吃完饭，我看到父亲给母亲的肩膀抹药，才知道母亲的肩头已经磨破皮了。可第二天，她照样用箩筐挑着我去奔赴她心里的美好生。

当我跟母亲说起她用箩筐挑着我去田间地头干活时，她有些诧异，想不到我还记得，因为对她说，那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。她不知道，我坐在她肩头的箩筐里荡秋千的那些旧时光，总是飘进我的记忆，温暖我的心房。如今，岁月早已把箩筐磨成了记忆里的旧船，而母亲，仍是那个稳稳托住我的摆渡人。



在希望的田野上

王小虎 摄

柳絮闹春风

□沈顺英

沥沥的春雨，挥动着它的长鞭，温柔地催促着大地的万物。几回雨过，那河边的杨柳，就一天胜似一天地，挂上了更加悠然的柳色。柳条是摇曳的笔锋、叶芽的小楷体。

在这蓬勃绿意间，柳絮悄然登场，宛如隐匿在绿纱后的精灵，于不经意间现身，宣告着春的另一番韵致。

瞧，柳树像是被施了魔法，原本光秃秃的枝条上，一夜之间就布满了毛茸茸的柳絮。它们你挨着我、我挨着你，如同亲密无间的伙伴，迫不及待地想要挣脱柳树的怀抱，去拥抱这温暖的春风。

柳絮的样子，看上去就像一枚硕大的毛毛虫，刚在春风里睡醒。春风轻轻拂过，柳絮们便欢呼着、雀跃着，纷纷扬扬地飘向空中。它们或三两成群，在空中相

互追逐嬉戏；或独自飘零，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那轻盈的身姿，仿佛是在跳着一曲优雅的芭蕾舞，又像是在书写着一首浪漫的诗篇。

常见人把柳絮当成是柳花，其实柳絮是花褪后蒂结的种子。柳絮熟后，轻飘如绵，随风飞舞。柳便逐风而生，在土地上落脚，在水岸边扎根。柳絮的飘舞，是一种启示，告诉我们无论前路如何，都要保持轻盈的姿态，勇敢地追逐心中的远方。

漫步在街头巷尾，柳絮无处不在。它们像雪花一样轻轻地飘落，给大地铺上了一层薄薄的“绒毯”。行走其中，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。

柳絮调皮地钻进人们的衣领、头发，甚至是眼睛里，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孩子们则在柳絮中欢快地奔跑着，笑声在空中回荡。他们伸出小手，试图

抓住那些飞舞的柳絮，却总是被它们巧妙地躲开。偶尔有一两个孩子抓住了柳絮，便会兴奋地大叫起来，仿佛抓住了整个春天。

池塘边，柳絮更是热闹非凡。它们飘落在水面上，像是给池塘铺上了一层洁白的“浮萍”。微风吹过，“浮萍”们随着水波轻轻荡漾，与水中的鱼儿相互映衬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有的柳絮则落在了荷叶上，像是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此时，若是有一只蜻蜓落在荷叶上，那画面更加生动有趣。

小时候，柳絮飘飞的季节，我们孩子家最爱玩的一种游戏便是四处追逐飘飞的柳絮。有时会把一团柳絮托于手中，轻轻吹口气，看它在空中快乐地飞舞，好似雪花飘飞，令人遐思无限。最喜欢写柳絮的这句

诗：“风吹柳絮满店香，吴姬压酒唤客尝。”读起来风流可可爱。便连小小的柳絮，也因着吴姬娇媚的情意而可堪赏玩起来，真是酒不醉人自醉。

苏轼以豪放著称，其《水龙吟》却是吟咏柳花的细腻婉约之作：“似花还似非花，也无人惜从教坠。抛家傍路，思量却是，无情有思……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”这篇借花词章，堪称此类词中极品。

柳絮闹春风，闹的是一份生机，一份活力，一份对春天的热爱。它们虽然生命短暂，但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尽情地绽放着自己的美丽。让我们抛开心中的烦恼与疲惫，走进大自然，去感受这一场柳絮与春风的盛宴，去聆听春天的声音，去拥抱这美好的季节。

山楂树

山楂树站着
看着我的童年
像它开花一样
香漫山坡

山楂树站着
看着我的青年
像它结果一样
涩涩的味道

山楂树站着
看着我的中年
像它熟透了的果
“啪”一声掉落

哦，山楂树
淡淡的爱

一把把巨伞。它们生长速度飞快，栽下后不费太多心思就能茁壮成长，材质轻巧实用，用途极为广泛，自然而然成了村民们的心头好，房前屋后都喜欢栽上几棵。

“一树风铃一树春，桐花不语怨春深”。每至春日，泡桐树还未长出叶片，枝梢上便已簇拥着一簇簇泡桐花。串串花儿悬在枝头，活脱脱一个个玲珑的铃铛，每一枚都是由五片薄如纸的花瓣组成。清晨，露珠在花瓣的褶皱处凝聚，成了晶莹的珠串；风起时，“叮咚”

坠地，在青石板上洇出深紫色的句点；花开最盛时，整棵树像是浸在绚烂的霞霭里，连砖缝中钻出来的蕨草，都沾上了几分淡紫，好似被揉碎的绮丽词句溅了满身。

泡桐花的边缘紫中泛白，像极了少女轻盈的裙幅，又似一个个小巧的喇叭。它们一簇簇紧紧相拥，叠成一座繁花堆砌的塔，有的洁白如玉，有的浅紫如梦，有的略添几分深沉。满树繁花盛放，馥郁的香气肆意弥漫。泡桐花的芬芳淡雅宜人，远

远就能闻到，清新中裹挟着丝丝甜润，淡香里又藏着一抹青涩。它们远离尘世喧嚣，默默绽放，将自己热情奔放的性子尽情释放，或白或紫，超脱于世俗之外，尽显悠闲宁静之态。

祖父总会找来竹篙，帮我勾下低处的花枝。我轻轻用指腹摩挲花瓣背面细密的茸毛，那触感竟与蚕房匾箩里安静睡着的蚕宝宝极为相似。花萼处渗出黏黏的花蜜，放进口中一尝，是被阳光烘晒到极致的甜，还带着一丝独特的腥气，奇妙的是，这

味道竟与蚕蛹在沸水中翻滚时散发的气息交融在一起，形成一种别样的味觉记忆。当蜜蜂扇动翅膀的嗡嗡声透过窗棂传进来时，蚕儿们正弓着翡翠般的脊背，一点点将桑叶啃出如镂空诗行般的形状。

教室前，也有一棵高大的泡桐树。粗糙的树身上，被顽皮的孩子们刻划得伤痕累累。在那干裂的沟壑里，树脂裹挟着去年的柳絮，缓缓垂落。正午，日光斜斜切过树冠，那些琥珀色的“泪滴”便折射出七彩光晕，仿佛老树用棱镜精心眷写的彩虹体回信。我时常望着窗外发呆，泡桐树上小鸟欢快的啼鸣，总让我忍不住地走神。

“树荫如盖遮炎暑，花穗如烟胜紫鹃”，老宅的泡桐仍按时抖开满树信笺。凋落的花瓣总爱栖在井台边的陶瓮沿上，将倒映的云絮染成紫棠色。南风吹过时，那些悬在空中的风铃便簌簌翻动纸页，把四十年前的蚕沙香、树脂泪和玻璃糖纸的脆响，都摇成细雨般的标点，轻轻缀在春未完的信尾上。

□丘峰